歐陽修集/卷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外集卷二十 ◄

歐陽修集
卷七十一·居士外集卷二十一

► 居士外集卷二十二

策問五首試策八首

【問進士策題五道】

問：古之人作詩，亦因時之得失，鬱其情於中，而發之於詠歌而已。一人之為詠歌，歡樂悲瘁宜若所係者，未為重矣。然子夏序《詩》，以謂「動天地。感鬼神莫近於《詩》」者。《詩》之言，果足以動天地、感鬼神乎？

問：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，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。仲尼稱虞舜不可及，而顏氏其殆庶幾。至其稱舜之所為，則曰「好問而好察邇言」而已；稱顏氏之好學，則曰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而已。然則如是者，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？

問：漢宣中興，丙、魏為相，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，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。及觀其紀傳，亦無他功德，相獨有《明堂月令》一章，吉之事大概而已。不識丙、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，可得見乎？

問：子、醜、寅，三代之正也，孔子何獨行夏之時？說者曰：「夏時質也。」忠、質、文，三代之政也，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？使夏之時為正，則商、周之時不正乎？周之政尚文，則夏、商之政無文乎？夫周以子，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；商以醜，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。夫以冬十有一月、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，而教民之事，無乃與天時

相戾歟？夫君臣之相和、父子之相愛、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，是文之本也；仁以守之、義以製之、禮樂以和節之，是文之成也。使夏、商而無文，則夏、商之世，無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之制歟？說者曰：「三代之正，皆同也。子、醜、寅，出於後儒之妄也，忠、質、文，亦出於後儒之妄也。」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，則孔子安有行時、從文之說？

問：周天子之田方千里，號稱萬乘，萬乘之馬皆具，又有十二閑之馬，而六卿三百六十官，必皆各有車馬，車馬豈不多乎哉？千里之地，為田幾何，其牧養之地又幾何，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？千里之地，為田幾何？馬之法又如何？今天下廣矣，常患無馬，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？宜有說以對也。

【國學試策三道〈並問目天聖七年〉・第一道】

問：《詩》刪風、雅，有一國四方之殊；《書》載典、謨，實二帝三王之道。君臣之制有別，小大之政不侔。然而《關雎》王者之風，反係於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諸侯之事，乃附於訓誥之餘。究其閎綱，必有微旨。且巧言者丘明為恥，傳《春秋》蒙誣豔之譏；惠人者子產用心，作丘賦被蠆尾之謗。謂之誣豔，非巧言乎；目之蠆尾，豈惠人也？夫子又何謂之同恥，歎其遺愛者哉？子大夫博識洽聞，強學待問，請談大義，用釋深疑。

對：舉賢而問，炎漢之得；射策程材，有唐之明詔。晁錯明國家之大體，仲舒究《春秋》之一元，皆條對於篇章，備天子之親覽；劉蕡述兵農之大略，微之以才識而中科，然品核其言詞，由有司而考第。皇上思講勳華之閎道，欲舉漢、唐之茂規，已詔公卿之流，博選賢良之士。而又申《周官》辨論之法，以考於賢能；較成均上遊之徒，並升於歲貢。退愧拘儒，亦當奧問。夫近世取士之弊，策試為先，談無用之空文，角不急之常論。知井田之不能復，妄設沿革之辭；知榷酤之不可除，虛開利害之說。或策之者鉤探微細，殆皆遊談；而對之者骫骳曲辭，僅能塞問。棄本求末，舍實得華。若乃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可疑，聖賢之異行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，官所以共治而建中，此皆聖師之所談，明問之至要。敢陳臆見，用備詢求。策曰《詩》刪風、雅，有一國四方之殊；《書》載典、謨，是二帝三王之道。《關雎》王者之風，反係於周公之化；《秦誓》諸侯之事，乃附於訓誥之餘。考其本因，可為梗概。夫述四始之要，明五際之變，始之以《風》，終之以《頌》。以厚風俗，以察盛衰，此《詩》之所以作也。而變《風》變《雅》，有六義之殊焉。《關雎》王化之基，三百五篇推其首，而《周南》之作，亦係其列者，蓋姬旦分陝而居，天子與之共治，故其政化之美得係於王者之風也。述百篇為歷代之寶，斷之自唐，迄之以周，以陳典、謨，以為約束，此《書》之所以設也。作誥、作誓，皆三王

之事焉。成湯有罪己之言，五十九篇載其義，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，蓋穆公伐晉之辭，夫子善之於改過，故其誡令之說，亦附訓誥之餘。不然，夫仲尼述堯、舜，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著為不刊，以示來葉，豈容其失乎？且巧言者丘明所恥，惠人者子產用心，著於前經，此可明矣。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，始修《春秋》，而親授丘明，使之作《傳》。及範寧欲專《穀梁》一家，故蒙以誣豔之譏。前誌稱子產猶眾人之母，善其養民，而臨治鄭國，能行其惠。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，故被以蠆尾之謗。夫傳一經之義，非曲而暢之，蓋不能詳也。救一時之弊，蓋權而行之，非為毒也。學者偏見。妄雲誣豔，豈丘明之失歟？國人無知，謗以蠆尾，非子產之過矣。況以仲尼之聖，作經親授，豈有繆舉乎？國僑既死，國人皆罷，不曰惠乎！宜其同巧言之為恥，以遺愛而見稱也。荒孱之說，敢以此聞。謹對。

【國學試策三道・第二道】

問：樂由中出，音以心生，自金石畢陳，《咸》、《韶》間作，莫不協和律呂，感暢神靈。雖嗜欲之變萬殊，思慮之端百致，敦和飾喜，何莫由斯。是以哀樂和睽，則噍殺嘽緩之音應其外，禮信殊衍，則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之歌異其宜。鍾期改聽於流水，伯喈回車於欲殺。戚憂未弭，子夏不能成聲；感慨形言，孟嘗所以抆泣。斯則樂由誌革，音以情遷，蓋心術定其慘舒，鏗鏘發之影響。是以亡陳遺曲，唐人不以為悲；文皇劇談，杜生於斯結舌。謂致樂可以導誌，將此音不足移人。先王立樂之方，君子審音之旨，請論詳悉，傾佇洽聞。

對：人肖天地之貌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；生稟陰陽之和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。物所以感乎目，情所以動乎心，合之為大中，發之為至和。誘以非物，則邪僻之將入；感以非理，則流蕩而忘歸。蓋七情不能自節，待樂而節之；至性不能自和，待樂而和之。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，哀生民之多欲，順導其性，大為之防。為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，為製羽毛之采以飾其容，發焉為德華，聽焉達天理。此六樂之所以作，三王之所由用。人物以是感暢，心術於焉慘舒也。故《樂記》之文，噍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；師乙之說，以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。夫奸聲正聲應感而至，好禮好信由性則然，此則禮信之常也。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，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，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，孟嘗聽曲而為之墮睫，亡陳之曲唐人不悲，文皇劇談杜生靡對，斯瑣瑣之濫音，曾非聖人之至樂。語其悲，適足以蹙匹夫之意；謂其和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。且黃鍾六律之音，尚賤於末節；《大武》三王之事，猶譏於未善。況鼓琴之末技，亡國之遺音，又烏足道哉，必欲明教之導誌，音之移人，粗舉一端，請陳其說。夫順天地，調陰

陽，感人以和，適物之性，則樂之導誌將由是乎；本治亂，形哀樂，歌政之本，動民之心，則音之移人其在茲矣。帝堯之《大章》，成湯之《大》，乃是先王立樂之方；延陵之聘魯，夫子之聞《韶》，則見君子審音之旨。謹對。

【國學試策三道・第三道】

問：建官惟百，帝堯之閎規；蒞事惟能，《武成》之今典。然則簡易之理斯得，爵祿之馭有經。自卜洛開基，述天定位，別九服廣輪之數，辨一圻國邑之宜。乃六卿在郊，五家為比，咸用蒙士，屍於厥官。教以和親，禁其愛惡，惟列爵之既眾，豈取士之盡賢？匪徒百里比肩，尚艱於充選；抑亦一命授職，咸仰於代耕。以夫至寡治眾之言，清心省事之論，會其歸趣，不乃異乎？是以秦漢已還，抑而不舉，得非折衷，難用相沿乎？象魏舊章，人倫彝訓，遲聞清論，用析深疑。

對：天生民而樹之牧，執政以馭邦；王建國以辨其方，設官而分理。列職乎庶位，立民之大中，以登至平，皆由此道。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靜治，故建官惟百，緝熙於大猷；姬周以鬱鬱之風縟乎至化，故蒞事惟能，丕揚於景鑠。逮夫卜洛開基，述天定位，別九服而有等，建六官而分職。至於六卿在郊，五家為比，並列官敘，教於民人。嬴政並諸侯之疆，姍古以自是，其制不經，搢紳者罕道。炎漢承孤秦之弊，日給不暇，相沿末流，貴因循而不比。堯民被乎無為之化，故官雖至簡，亦可以治平。姬周承二代之弊，意在救時之失，故官必眾建，乃能為共治。此世之異，時之然也。雖曰六卿五家，為職甚細，然由計以會要，行之誅賞，賢者尊之以勸善，不賢者罰之以去惡，則列職雖云至眾，取人安不盡賢，祿何由而濫屍？官誠難於充選，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，後世所宜法則而奉行也。知秦曆漢，積弊相沿，權宜適時，放去古法，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，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，故列職彌眾，蒞事益煩。故政立而治不能進，官眾而人不必賢。夫清心省事之論，所以為此弊而設，非為宗周而談也。今欲舍姬周之往軌，談秦漢之末規，濁源清流，未見其可。夫惟簡易之深旨，賢哲之異能，求禮樂之深源，述官師之大義，此誠遠大之閎體，非陋儒之能具也。管窺之微，既難於殫見；芻蕘之鄙，聊備於周詢。謹對。

【南省試策五道〈並問目天聖八年〉】

問：管夷吾之書曰：聖人之治天下也，四民勿使雜處，雜處則其言　咙其事易。士就閑燕，工就官府，商就市井，農就田野。群萃而州處，少而習焉，其志安焉，不見異物而遷焉。且曰士農之子常為士農，工商之子常為工商。若乃士講學以居位，農力穡以阜生，

安而不遷，斯則嘉矣。其或百工居肆，萬商成淵，奇技淫巧之蕩心，鬻良雜苦之牟利，安於所習，未足敦風，見善而遷，茲亦何害？又如端木之貨殖，膠鬲之魚鹽，倪寬之帶經，王猛之賣畚，乘時萬變，安可限其定居？黃憲之牛醫，胡廣之田畝，桑羊之賈豎，叔敖之負薪，肯構百端，安可責其承世？今茲貢士之制，亦有異類之防，雖條禁之久行，諒甄明之不暇。眾君子優於博古，長於辨宜，以為如何？無惜辭費。

對：講天人之精禋，責草茅之愚言，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；興愚民之休利，傳經術而條對，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。自漢而還，於唐為盛。然以公孫之對，置第本下，天子自擢於第一；劉蕡之言，指時甚直，有司不敢以入第。蓋言至切者顧後害，論至直者為難行。故事欲述者，枉於有司，而議不得申；言欲顯者，牽於文辭，而談不得騁。為弊之甚，由古而然，夫能革之，誠在今日。皇上垂衣御圖，側席延士，詔郡國以充賦，命公卿而署奏。而末學庸妄，亦預試言。開陳其端，周爰而問，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，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。

策以謂古之四民，罔敢雜處之義，而今取士，故有異類之防。端木、膠鬲、倪寬、王猛之徒，謂不可限以定居；黃憲、胡廣、桑羊、叔敖之賢，謂不可責其世職。以古之鑒，求今之宜，此誠當世之所急也。且夫至治之世，四民異居。士處閑燕，談仁義，禮樂於是乎興；農服力穡，限井田，衣食於是乎足。工述巧以備器用，商達貨以遷有無。少而習之，各有常分。故命射以觀其德，命禦以論其行，如是，則可以官賢材，而不肖者有所勸。不耕則祭無盛，不蠶則衣無帛，如是，則可以禁遊手，而趨末者著於本。器奇者殺，以杜工之偽；關譏弗征，以檢商之猾。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，明不得以異物遷也。及周之晚，漢繼而興，救時之宜，猶有可取。士雖不選於裏，而有孝廉之舉；農欲勸之使勤，故有力田之秩。有市籍則不得仕，禁乘車以抑其豪。行之當時，猶為近古；降及弊末，適於權宜。有入貲以為郎，有入粟而拜爵，農商雜進，黑白混然。今國家監太清以為治，求王道之大端，務思真賢，以登庶位。故於貢士之制，亦有異類之防，此誠法古為政之要也。然自井田一墮，四民失業，士不本鄉里，舉不明真偽，後世之取賢者，宜條禁之。故有行限年之制，有復鄉舉之請，有立秀才之科，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，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。科條益嚴，變更非一，賢否之辨，未睹其真，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？方今詔郡國歲貢，謹土著以占數，先鄉議而核實。然患條禁久行，甄明不暇者，誠由製之未得其術爾。必若取人以才，考行以實，舉賢者上賞以旌功，不肖者黜地以明罰，自然無冒舉之過，有得人之盛，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，士類混而無別乎？彼作奇巧以蕩心，雜良苦而射利，謂其偷俗，未足敦風，在乎禁之，以絕其偽而已。若乃端木殖財，膠鬲擅利，倪寬為御史而稱職，王猛與諸葛而並功，黃憲有三公之量，胡廣明

萬事之理，桑羊之心計，叔敖之善相，如此數賢者，皆遭遇其時，以立勳業，故不限以定居，責其世職，烏得同條而語哉？謹對。

△第二道

問：古者糾邦禁以敘六典，因天討而作五刑，所以申嚴國章，明慎時憲。協大中之法，助教化之治，定三尺以著令，明一成而不變。又赦過宥罪，議獄緩死，法天地之茂育，象雷雨之作解，式顯好生之化，茂宣去殺之仁。且肆眚之恩苟廢而不用，則時無滌穢之澤；若數以為利，則人有委轡之歡。折衷之理，願聞嘉言。

對：夫民弊於末，心作乎爭，德不可以獨行也，輔之者其刑法乎。猛而則殘，虐以為暴，刑不可以獨任也，濟之者其仁恩乎。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，即民心而有作。謂天有震耀殺戮，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；謂天有生殖長養，我則申之以溫慈惠和。大為之防，曲為之制。以商、周之盛德，有《九刑》之典，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。然而議獄緩死，義《易》之明文；眚災肆赦，帝《典》之奧訓。《周官》有三宥，新國用輕典，皆所以寬民之謂也。故肆眚苟廢，則時無滌穢之澤，是傷乎無恩也；數以為利，則人有委轡之歎，是因而起弊也。折衷之理，何以辨之？蓋周家之政至忠厚也，須成、康而刑乃措；漢世之德至寬仁也，至文、景而獄乃平。夫所以致刑之措、獄之平，其要非他，在削苛刻之深文，執議論之平讞。無罹民之不遠，無縱誅以快怒，使愚民知所避，奸吏無所弄，則獄雖不赦，刑將自平。且投簞者不能救饑，持轙者不能禦騎，又何必申小惠，推私恩，啟民心之奸，弛古刑之典者哉！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，赦者奔馬之委轡，質斯言也，不其然乎！謹對。

△第三道

問：天駟、先牧列於祭經，圉人、圉師實有官局，然則國馬之政，其來尚矣。皇朝累盛，函夏大同。華陽之歸，偃息既久；野之頌，孳生益蕃。而又河隴、朔方，歲行互市，頗積糜於金帛，亦罕辨於良駑。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，夷落仰資於善價，浸為經制，著在有司。議者或云承平日深，冗費宜革，思欲減邊關之條禁，遂氓庶之貿遷，倘緩急於戎容，可借資於民畜。恭惟聖治，務廣芻言，靡倦極談，以光俊域。

對：養馬有夏庤之制，掌於《周官》；《春秋》紀日中之候，著於《左傳》。遠郊任乎牧事，祭祖標於《月令》，作延廄，禁原蠶，著為國經，並載方策。則國馬之政，其可

廢乎？國家接千歲之大統，承五代之末流，畫牡荊以指麾，包虎皮而載戢，聞有日矣。而猶弗敢忘戰，備於不虞，內有七校禁衛之屯，外有三邊防狄之戍。而兵騎之眾，畜牧且蕃，資河朔以仰足，用金帛而交易，為日滋久，其費自深。然欲減邊防之條禁，遂氓庶之貿遷，施之於今，未見其得。何則？探寶貨以懷利者。此夷落之民所甚欲；商功利以惜費，則主計之臣所遍明也。若乃捐有餘之寶，獲為兵之備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斯誠利害可明，而經久弗變之制也。非互市不能以足用，歸氓庶則懼乎起奸。顓蒙所見，故在於此，謹對。

△第四道

問：粵若姬氏，肇自邰封，佐堯而為農師，居豳成於王業。綿綿之瓞，本仁積功；膴膴之原，聿來胥宇。建文、武之景化，被岐、鎬之故區，繼聖嗣興，定命攸厚。相茲河洛之宅，求乎天地之中，澗、之間，風雨所會，在《禮》也載土圭之法，於《書》也兆、龜墨之祥。逖觀獻卜之文，顯著徙都之事。何乃丘明作《傳》，康王有酆宮之朝；杜預垂言，平王為東周之始？豈先後之殊致，將方策之失傳？矧又奉春始謀，極談秦地之固；孟堅能賦，頗析西賓之問。建邦之利，折理奚長？諒茲俊髦，精於經傳，敷言條對，勿尚猥並。

對：肇祖乎后稷，以至乎赧王，流德而深厚者，莫大乎西周；始封乎邰土，卒終於洛都，因世而相宅者，逮曆乎七百。方策之所並載，詩頌之所歌舞，可略而談也。若乃武王在鎬，繼文而有聲；周公踐祚，相成而負扆。即神皋以開壤，據澗、之上遊，是為洛都，以徙周邑。然而丘明作《傳》，康王有酆宮之朝；杜預垂言，平王為東周之始。此策所以疑而問者。得非洛之初營，周都既定，但遷九鼎，以居其中，及周德之下衰，始平王之東徙？跡先後之可見，非方策之失傳也。夫守金城之府，據繞溜之固，扼關中之形勢者，強秦之興也，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為高皇說也。因土圭之影，跡宗周之舊，當天下而宅中者，東漢之盛也，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。夫圮耿徙亳，成湯非一邦而理；在岐居鎬，姬氏不共邑而興。世之盛衰，顧德薄厚而已，又烏稱建邦之利哉？故東西二都，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。謹對。

△第五道

問：聽德惟聰，前王之至訓；嘉言罔伏。舉善之令猷。國家守承平之基，禦中區之廣，地利無極，齒籍益蕃。各有爭心，必虞強詐之患；或非良吏，慮興枉濫之尤。故立肺石

以達窮民，設匭函以開言路。而又俾之轉對，復彼製科，思廣所聞，遂延多士，屬茲舉首，將列仕途。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，智者無訟；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，貪者守廉？試舉所長，用觀精識。

對：帝堯之德非不聖也，必乘九功而興；虞舜之明非不智也，必開四聰之聽。大禹之勤求賢士，乃至乎王；漢家之並建豪英，以翼乎治。誠以一人之聖，據群元之尊，王道之浸微浸昌，生民之或仁或鄙，理有未燭，思求其端。是以垂精留神，廣覽兼聽，居以側遲賢之席，行則馳裹輪之車，施及於方外而弗遺，退托於不明而求輔。其勤若此，猶懼乎弗及也。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，講求舊規，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，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，復轉對以采搢紳之議，立制策以待雋良之言者，意在茲乎！猥惟檮昧之微，舉皆管淺之說。夫欲民之暴者興仁，智者無訟，在乎設庠序以明教化；欲吏之酷者存恕，貪者守廉，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。為治之方，不過乎是而已。謹對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